



蜀山劍俠傳

二〇

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

原著 還珠樓主

批校 葉洪生

近代中國武俠  
小說名著大系



蜀山劍俠傳

二十

原著 還珠樓主  
批校 葉洪生

73·12·0724

·84043111·

近代中國俠義小說名著大系

蜀山劍俠傳 第二十冊

著者 還珠樓主

批校者 葉洪生

發行人 王必成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六一號

電話：七六二七四二九

郵撥：〇一〇〇五五九一三號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  
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初版 定價：全二十六冊新台幣三二二〇元

朱逍遙。

## 第二五〇回

輕敵蹈危機 暗襲陰魔迷幻相  
轉安憑定力 內瑩神智返真如

話說那散仙，名叫朱逍遙。因為情癡，誤迷妖尸，死而不悟，致被妖尸邪法困住，戟指咒罵，逼令獻出生魂；不然便用邪火妖光，使受煉魂之慘。

那道者先見雙方惡鬥，仍頗憂急，聞言略一尋思，在火焰中高聲答道：「我本想以此一身，了完這孽債；現和你孽緣已盡，百年迷夢也自覺醒。我話出口，決不反悔，可是你須明白；大劫已然發動，這才開始，你那新歡尚有些日苟活，你卻斷無幸免。你要我命尚可，想用我生魂行使妖法，卻是未必。但我必允所請，祇須依我兵解即可聽從。你應知我死後，法力大遜；不似你們妖邪，能以元神變化，一樣作怪，且又甚之；如有差失，那卻不能怪我食言。好在此時，我已在你們掌握之中，妖光煞火佈滿全室，決走不脫。如以為然，可將妖火撤去，隨便一刀一劍，均可殺我，你下手罷！」

四人本就覺那道者可憐，又聽出夙世深孽，俱想救他。後來賴姑聽出，此人因為毀了戒體，自懺前非，欲以一死了此孽緣，心志甚堅。方改主意，決計助其兵解，再救他元神脫險；

祇為妖光厲害，無暇顧及。嗣聽他和妖尸對答的話，知已覺醒迷夢，救他之念更切。

謝琳素性任俠，更是早抱不平，二人同一心理；正在算計如何解救，妖尸已自發動，冷笑道：「你休把老賊尼奉如天神，我夫妻今夜定要將她化骨揚灰，以解百年仇恨。既然願意兵解，諒你也逃不脫我夫妻的手內。我倒要看看，還有什外賊，敢闖進這裡送死！」隨說，把手一招，先前赤紅火焰立即飛回。那道者，仍在真氣護身之下，昂立不動。

妖尸怒喝：「狗賊道！你還在賣弄伎倆，怎能殺你？」

道者也冷笑道：「今日之事，昨夜我已算出大半，祇是先前過於情癡，惟恐到時舉棋不定；又自信生平無多過惡，不致毀滅。本身之事，並未十分推求，人心難測；還有你那新結交的妖人，俱是極惡窮凶之輩，知道有無暗算？你祇把刀劍放來，我必無抗拒，一准兵解就是。」

妖尸冷笑道：「我想你也不會食言。實對你說，你以為祇要死是由於兵解，便可不致損傷你的元神麼？那是在作夢呢！這是你自願如此，兵解以後，法力更差，更易由我擺佈；莫又後悔，怨我心毒！」

洞燭其奸，一語破的！

道者哈哈大笑道：「玉娘子，你看錯了！你那用心，明見一時不能致我於死，又見仇敵厲害；妖光雖毒，莫可奈何，這才想下毒計。知我自來言出必行，有意拿話套我；等我自甘兵解，一為妳所殺，立用極陰毒的刑法禁制住我真神；加增妳的邪法凶威，欲以此致敵人的死命。不知人家已具仙佛兩家上乘法力，此舉不特徒勞，連我也未必便如你意。事已至此，不必多言；是否如我所料，到時自知，請下手吧！」末句還未說完，妖尸已怒火上攻，口中厲聲喝罵：「

狗賊死在眼前，還敢信口開河，教你知道仙姑厲害！」隨說，左肩一搖，立有尺許長一口飛刀向前飛去。

那道者瞥見刀光臨頭，哈哈一笑；護身罡氣立即收斂，毫不閃避，刀光往下一落，將頭斬斷；緊跟著便見一團青氣，裹住一個小人疾飛而起。妖尸也真歹毒，人一殺死，揚手便是一蓬黑紗般的妖霧，朝那小人當頭罩下。

當雙方門口問答時，旁邊癩姑等四人，故意以全力和毒手摩什苦鬥；一面裝著往外逃遁之勢，以使不疑。實則聲東擊西，早就打好主意；準備道者一死，立即捨此就彼，猛衝上前解救。

事有湊巧，謝琳所習滅魔寶錄，專破這類攝魂邪法；一眼瞥見妖尸手上放出黑色煙網，正好拿它把降魔法力試演一下。隨同三人倏地轉身，衝邊開烏金妖光，往道者身前趕去；一面手掐靈訣，往外一揚，手上立現出一團明如皓月的寒光，先照過去；妖網便似灑雪向火，一閃即消。謝琳揚手再把寒光罩向小人身上，那小人好似喜極，連在光中稽首不已。兩方本祇三兩丈之隔，小人剛得脫險，四人也自衝破妖光趕到。

癩姑、輕雲惟恐妖尸又有別的邪法，也在此時指揮法寶、飛劍，向妖尸攻去。

妖尸萬想不到，敵人被困妖光之內還有這等法力，竟被鬧了個措手不及；祇得先運玄功變化，抵禦躲閃，設法還攻。另一面，毒手摩什猛覺敵人百忙中忽然捨此就彼，去救情敵的元神，不禁怒上加怒；怪吼一聲連忙趕去，已自無及。四人往前祇一湊，那小人早在有相神光以內，益發無如之何。妖尸、毒手見此情形，憤怒欲狂。一面合力圍攻，一面把妖尸預定毒計，如法

施為起來。

四人救了道者元神，正想轉身往前衝逃出去，猛覺天旋地轉，頓成了黑暗世界。身外妖光並未撤退，反倒加了力量；祇是光景昏黃，烏金雲光不住明滅閃變，較前更急。連癩姑、謝琳的慧目法眼，均看不出眼前景物；彷彿存身之所已非原處，換了一個地方。上下四外，無邊無際，妖光以外，一無所見。四人多未經過這等局勢；輕雲雖然三人幻波池，但為妖光所混，急切間，也未看出端倪。謝琳出手得利，一上場，便滿心想要施展降魔法力。

那知妖尸因見敵人來勢太強，起初不合自恃，祇把自煉法寶埋伏室內，未將原有禁制移來。以為室居全洞最隱祕曲折深邃之地，由前洞門至此，有許多層埋伏；敵人如來，首先觸動各層埋伏，不等進門早就有了警覺。那知變出非常，鑄成大錯；毀去肉身，悔恨無及。憑自己和毒手摩什的法力，竟會毫無所覺，不知仇敵怎麼進來的？那厲害的重重埋伏，尚被仇敵隱形潛入；又見所用法寶飛劍無不神妙絕倫、威力至大，惟恐法寶無功，反而斷送。

妖尸生性本最陰毒沈鷲，一見形勢不妙，便強忍奇怒；乘著仇敵所妖光所圍，趕忙遁出，把五遁禁制全移了來。又以仇敵入內，未受五遁阻困，恐仍無效；情急拚命，又想下一條毒計：準備再如無功，便拚犯大險，誘敵人網，孤注一擲。先就疑心「七煞玄陰天羅」未必能將仇敵擒殺，到後一看，果如所料。雖幸妖光厲害，暫時總將仇敵困住；但那佛家神光威力甚大，所用法寶飛劍也厲害得出奇。毒手摩什竟不敢攪其鋒，和它硬對；祇用玄功變化躲閃。

這些都是大出意想之事，妖尸越把對頭看重，估得過高。已然決定改用誘敵之策，偏生才

把人殺死，生魂眼看入網，仇敵祇一舉手，便吃強行救去；把用生魂去引發禁網的原計，無形中破去。除卻親身犯險，更無良策，不禁又驚又急；祇得把心一橫，一面暗中招呼毒手摩什，加重妖光威力，暗中顛倒禁法，變換地形門戶。

就在天旋地轉、妖光明滅甚急之際，四人已被移出室外。洞中原有禁制埋伏，本就厲害非常；況又加上二妖孽全力施為，自然其力更強。

謝琳初次經歷，和癩姑、輕雲一樣，祇知妖尸已用「五行大挪移法」換了地方，身已不在原地。至於五遁，妖尸既恐無功，又恐仇敵因以警覺；打草驚蛇，轉生枝節，不來上套，意欲一舉便致死命。雖然移來，隱忍未發，祇仗妖光掩護，陰施毒計；妖光以外一片混亂，暗影昏沈，渺無邊際。

謝琳如何知道厲害？還以為這類妖術邪法，破之甚易；便把滅魔寶錄上的「三陽降魔神焰」和「五火神雷」，相繼施展出來。祇見金光寶焰，五色神雷火花，似雹雨一般發將出去；再加上原發出去的刀劍法寶，電掣虹飛，威力立時大增。初意這一發動正法，縱令妖光難破，別的妖術邪法定必失敗。

那知妖尸用的是聖姑所遺諸般禁制；謝琳所施二法，不特未能得手，反倒引發內中妙用。癩姑畢竟經歷得多，見謝琳所施諸法毫無回應，妖光依舊強烈，知道自來遇上妖術邪法。最可怕的就是這等測看不出對方虛實動靜；而自方所用術法寶，不能見到實效的混沌景象。再者洞中原有五遁禁制，何等神妙，妖尸斷無不用之理，怎會不見形跡？越想，越覺形勢不佳；



忙對謝、周、上官三人道：

「妖光甚強，聖姑禁法不顯形跡，破法的人，尚未見來，不應有此景象；定是二妖邪有什陰毒詭謀。我們法寶飛劍多在外面，固然妖邪收它不去，聖姑禁制，現被妖尸竊據為用，卻是不可輕視。好在妖尸今日伏誅，定數難逃，二妖孽決不能侵害我們；也不爭此一時除她，莫要中了她的詭謀。人雖無礙，若出什別的意外，卻不上算，快將各人法寶飛劍，收回來吧！」

謝琳經時一久，也自生疑，聞言立被提醒；想起下山以前，父親所示機宜，說得洞中禁制那等厲害，尚是大概，詳情未便先洩。自己因見進門容易，消滅妖尸肉體那麼順手，又恃有伏魔神通，因而把事看易。照眼前形勢觀察，單是二妖孽已夠應付，何況父親所說景象尚未現出；分明不是易與，如何輕敵起來？

謝琳本是機智絕倫，心念一動，立把先前輕敵之念去了多半。輕雲、上官紅虎穴重來，深知厲害，更不必說。忙照癩姑之言，四人各把飛劍法寶，假作勢衰，徐徐回收；不再似前追逐往來，疾馳遠去。

謝琳一面再以傳聲，暗向癩姑道：「癩姊姊，言得極是。伏魔諸法連用無功，妖光之外，必然伏有禁制。家父雖有五遁精一，紅兒業已制其先機，後必無害之言；但是聖姑所設禁制，未見妖尸運用，無跡可尋。先前被她用五行大挪移法，倒轉地形，急切間分辨不出門戶方位；縱有制勝之策，也不可造次先發，致令警覺，自以謹慎為是。不過，這等相持，也非善策。妖尸擅長玄功變化，詭詐百出，萬一另有陰謀，使我預計生出枝節，豈不討厭麼？」

且住！還珠素來崇尚佛法無邊，而謝琳雖出以小乘神通，亦斷無受制於聖姑先天五遁之理。揆其所以如此者，殆為爭奇鬥妍，為熱鬧而熱鬧，增益故事之曲折與趣味而已。

「反正她也傷不了我們，可將法寶飛劍集合一處，暫不進殺妖邪，移作前鋒；再各用神雷，合力當先，專一衝蕩妖光，姑且隨意前進，試上一試。我想，『七煞玄陰天羅』縱然厲害，以我四人的刀劍法寶和神雷威力，如此猛烈攻擊；又是化分為合，避開全面，專攻一面，怎麼也必有點傷損。聽葉姑說，此是軒轅老怪平生得意的邪法異寶，本是有形之寶，以極高邪法煉作無形。祇說不易毀損，並未說是無法可破，試試何妨？」

癩姑和謝琳雖已覺出形勢嚴緊，心仍好勝，惟恐救人的一撥成了功；自己這一撥，尚為妖光禁制所困，少了光采，欲舉全力，再拚一下試試。「七煞玄陰天羅」，乃妖人師傳性命相連之寶，必極重視；那怕不能全勝，如將妖光破去一些，也好爭點面子。少時易、李、謝三人一來，大功即可告成，至多把七寶金幢施展一回。好在此洞深居地底，不怕累及無辜異類；已期必勝，無須如此亟亟。

癩姑繼而一想，五行大挪移法乃洞中原有埋伏；加以奇門五遁生化妙用，易靜不出決不能破。至多埋伏發動時，現出迹象，辦明門戶生剋，或者不致陷入死地而已。可是，妖尸設計陰毒，此時全局在她掌握之中；妖光以外，無跡可尋。便不前衝，一樣也被引入伏內，不是自守，可保無事。轉不如聽從謝琳，姑且試試。萬一寶劍神雷威力，略挫妖光，妖人不捨重寶，敗退下去，因而現出五遁跡象，豈不也有利些？心中尋思，便即應諾。

四人隨把飛刀飛劍法寶，聚向護身神光之外。一面，癩姑和周、謝三人，各掐靈訣，運用玄功，合力發動神雷。這時，那烏金色雲光越來越盛，勢也越疾，似排山倒海一般，閃變起無

限金星；飛花電舞，四方八面，潮湧而來。

正當萬分猛惡之際，三人為想增強神雷威力，原是同時發動；祇聽霹靂連聲，一片震動，金光雷火，紛紛爆散。妖光似驚濤駭浪一般騰湧中，剛覺出雷聲沈悶，妖光略為排盪，立即合攏；未怎擊散，勢轉加強，倏地眼前一暗，四外妖光，忽然一閃全隱。妖尸和毒手摩什，也不見踪跡。阻力雖去，神光以外，仍是一片沉冥，宛如置身黑暗世界之中，什麼也看不見。試將法寶飛劍放將出去，探查遠近；祇見一道道的劍光寶光，在暗影中，向前急駛；既無止境，也不能照見別的人物影跡。

謝琳施法，由手上放出兩道光華，照向前去，也是如此；身上卻是輕鬆得很。

本來三人以為身已入伏，恐有疏失，祇得將法寶飛劍招了回來。先前道者元神，自從遇救，到了神光裡面，朝四人拜謝之後，便由口中噴出一股青氣；將身托住，跌坐其上，彷彿入定神氣。三人見他兵解之後，尚有如此功力；外有神光保護，不畏侵害。三人應敵正急，無暇多言，又當他煉氣凝神之際，未便相擾；一心對外，均未顧及和他說話。

及至眼前形勢驟變，三人正想方法應付，忽聽道者發出極微細的口音，說道：「諸位道友，此時已被移向中洞；聖姑禁法，神妙無方。貧道道淺力薄，本也莫測高深；乃是連日在此，暗中留意，觀察五遁生剋變化，與乎顛倒挪移之妙，約略得知一點大概。照著日前見聞，全洞禁制樞機，雖然發源於此洞下層靈泉癸水；但是中央戊土乃聖姑生化之地，中宮主位所在。與此洞癸水相剋相生，同為命脈，變化無窮，威力至大。貧道知崔盈氣數已盡，少時戊土威力必要

發動，甚或生出許多幻相；諸位道友功力既深，法寶尤為神妙，更有佛法護身。祇要身在光中，不出光外；以適才眼見法力之高，一任它五遁齊施，也無可如何。時機一至，便可轉敗為勝了。」

三人方覺道者所說，雖是好意，除指出地係中洞以外，俱都無關宏旨。並且中洞戊土禁制之力的外層法物已被上次易靜師徒破去，換了乃父易周一道靈符代替。固然聖姑法力無邊，各洞各層的五遁禁制均能自行變化，往復相生；但這中宮主位所設法物，頗關重要，預先被人暗中破去，威力到底要差得多。何況上官紅未拜師以前，先就得了乙木全訣，後隨乃師赴玄龜殿一行，又得了師祖易周的指點傳授；加以生就仙骨仙根，靈悟絕倫，用功更勤，早已深悉微妙。縱令戊土發生妙用，有上官紅乙木剋制，也可無慮。

當初易靜，重入幻波池時，易周曾示機宜；命由中洞入內，五遁之中，獨破戊土法物。並令以靈符代替，設下一樣可以生出妙用的贗鼎，以防妖尸事前警覺。今日妖尸將一行四人移向中洞，但此老精於先天易數，千百年內過來因果，默運玄機加以推算，立即洞悉本源；洞中禁法阻隔，難不倒他。今日之事，必和各位師長一樣，早已推算詳明，此舉定必含有深意。

「這位朱道友，功力似非尋常；新遭兵解之餘，又被妖網一罩，元氣傷耗，理應調神靜養。適才聽他元神說話，聲音微弱，十分吃力；患難同舟，自應關切。祇是他強力嘶聲，多勞心神，所說怎會無關痛癢？此人深淺雖未盡悉，即以適才所見情形而論，也似乎不應如此平庸，難道還有別的用意不成？」三人想到這裡，再一回頭注視；道者說完前言，便自四面張望，神情似

頗緊張。

三人心疑有故，方欲設辭探詢，猛瞥見左側暗影中，飛來一團邪霧；中現妖尸，披頭散髮，滿面鮮血狼籍，目射凶光，口角微帶狞笑。神光以外，暗霧沈沈，一片昏黑；妖尸身上又無光華，祇籠著一團綠色濃霧。如非四人慧目法眼，妖尸又穿著一身素白，直看不真切。來勢特迅，彷彿暗夜荒郊，突由側面飛來一個魔鬼；神態比前，還要凶惡得多。到了近側，便咬牙切齒，戟指厲聲，咒罵不已。

癩姑、謝琳，先當妖尸隱而又現，不是佈置停當，前來誘敵；便是一行身已入伏，妖尸故意激怒自己出手，以便五遁禁制，生出反應。事已至此，終須一鬥，出手不出手，俱是一樣。不過，妖尸玄功變化，頗不尋常，既敢對面，必有所恃。多半出手也傷她不了，不願徒勞無功；意欲稍停，徐觀其變，以靜防動，看她到底有什麼花樣？暫時仍守神光以內，祇在暗中準備，乘隙出擊。一面推測門戶方向，相機而作，咒罵之聲，視同犬吠，先未理睬，後來聽出妖尸竟為那姓朱的道者而來。

原來妖尸淫凶狠毒，基於天性，生平睚眦必報；一與為仇，不將對方酷虐殘殺，決不罷休。加以素日自負奇美絕艷，獨超仙凡；所有情人面首，任意玩弄，死生惟命，百死無悔。那姓朱的道者，雖為她而死，但是死前早已悔悟警覺，祇以一死了卻孽緣，為轉世重行參修正果之計。死後又與仇敵一路，情同背叛，由此可見仍有由迷網中跳出的人。

似此絕無僅有的事，妖尸已認為大逆不道；再加上道者元神所說的話，在癩姑等四人聽去，

極端個人主義者，皆已無人！

無足輕重，妖尸卻因早知「崔盈命盡今日」一言，重又激發滅尸銷骨之痛。於是回想道者初見面時的情景：「分明早知強敵深入，近在肘腋；如真迷戀自己，不記仇恨，沒有怒念，又深知臥室中的設備埋伏；祇須在一進門時，出敵不意，首將埋伏引發，防護好了肉身，再行詳說來意；敵人任是多高法力，也難傷害，弄巧還要人網受擒，那是多好！即便他知自己心毒，平日所說埋伏，恐有不實，不敢冒失引發，預先也應報警；一經喝破，敵人自必發動，自己也無不信之理。如何會遭仇人荼毒，鬧得全身粉碎？

「就連這樣，也怨敵人厲害，先下手來傷他，不敢公然喝破。祇要上來不和自己糾纏，作那酸腐醜態，勾動蘊蓄多年的慾火；同時又假惺惺作態，當人情急之際，縱身引避。說上許多逆耳之言，激動自己暴怒，一意殺他煉魂；自己也不致元神離體，授人以隙，使敵人乘虛而入。

「追原禍始，此已罪魁；再查看仇敵對自己同黨，無異水火不相容。獨算對他，卻在身陷七煞神光、奇險百忙之中，盡心盡力；不惜犯險，奮身相救，事後各無一言。直到強仇大敵將人羅網，忽然開口一說，便洩自己機密，前後情形諸多可疑。不特和仇敵似有成約，就許是他因妬生忿——緣此生真元已破，為想轉劫成真，拚遭兵解，了此前孽。一面心懷怨毒，不令別人快活——特地勾引外賊，乘隙加害，故此仇敵易於潛入。否則，他先被血焰困住時，仇敵明可救他，卻不出手，他也不求人救；直到兵解以後，方救出險。

「可恨自己糊塗，先聽他說，仇敵深入肘腋；因其言多閃爍，又在被困反目之時，既未肯信，兵解前又曾露出有外人相救之意。怒火頭上，又認為強仇業已被困，欲逃不得，何力及此？

情變爲恨，  
愛轉成仇；  
朱道遠因情  
喪生，崔盈  
又何嘗不因  
情自誤而敗  
亡？

也未稍加思索。一生數百年來，慣以詭詐陰謀，隨意致人慘死；自從脫困復體，法力愈高。除對老賊尼心猶顧忌，別無所畏；平日認為，此外誰也無奈我何。誰知容容易易，敗於幾個無名賤婢之手，而同謀勾引最關緊要的，卻是他這舊情人。」妖尸越想越疑，越疑越恨！越覺所斷不差分毫。

妖尸此時惡貫將盈，心神暗中受禁；加以豔尸被毀，骨化形銷，終身未有之痛，較諸前受雷劫，怨毒更甚。等到佈就羅網，待要復仇之際，因對頭一句話，想起後果前因。痛定思痛，急怒交加，凶焰愈熾，不禁犯了有生俱來的凶野殘暴之性。神智已昏，處事益發顛倒悖謬，一味任性，不計利害。尤其對於舊歡的仇恨，鬱怒難消；不先暴跳發洩一場，宛如骨鯁在喉，萬分難耐。本意恨極仇人，殺敵雖已有了成算，祇是怒不可遏；想先惡毒咒罵一場，然後再引這幾個去上死路。這一來，卻又平白多吃了虧。

癩姑先祇當她故意罵陣誘敵，以為法寶神雷傷她不了，不願無的放矢。嗣聽妖尸專指道者元神，毒口咒罵；對於四人，祇偶然隨口帶上一半句，五遁和原有埋伏，并未發動，并且越罵越凶。漸漸聽出妖尸認定情人內叛，引敵上門，毀她那副豔骨，此舉直動了真氣，並非偽作。仇深恨重，祇顧毒口洩忿，欲使對頭聞說少時所受奇慘，心神震悸；不料對頭祇是微露憐憫之色，默然相向，絲毫不以為意。於是怒火越發上攻，咒罵不已，敵人又未有動作，遂致忘乎其形。

按說妖尸何等凶狡，不應如此稚謬，心方不解。一邊謝琳早就準備好伺機一擊，不問成功

環中世界、  
小須彌境。

與否，且先試試。能傷妖尸更好，至多引發埋伏，也比長此對耗強些。見癩姑一味注視妖尸，遲疑不動，便扯了一把。癩姑忽然心動，想起妖尸此舉出乎常度，也許惡貫滿盈，情不由己，忙即點頭會意。跟著一個暗號，冷不防，四人把飛刀飛劍、法寶神雷，齊朝妖尸猛發出去。

妖尸也是背運當頭，中心首鼠，不知如何是好？更不知中洞外層法物早被仇敵破去。雖有聖姑遺留的「環中世界」，仇敵被自己倒轉禁制，移向「小須彌境」禁圈以內；上下四外，混亂昏茫。急切間，分辨不出方向門戶，難於脫走以外；那戊土禁制，祇是易周靈符妙用所化幻相並無實效。誤以為敵人祇一出手，不特傷害不了自己，必將戊土禁制勾動，外五行禁制隨以相生。如能就此殺敵，省卻往中洞內寢宮涉險更好；否則便仍用前策，豁出相拚，也報此仇。逕引仇敵，生犯內洞，認定眼前仇敵，全成了網中之魚。

正罵得起勁頭上，妖尸做夢也沒想到，毒手摩什煞光一撤，失了防禦；對方那些神物利器，雖不能衝向禁圈以外，圈內照樣具有極大威力妙用。本未防到，忽然同時夾攻，焉能禁受？如非修煉多年，擅長玄功變化，又是煉就元神的話；祇此一擊，不必李寧再用佛光化煉，便自伏誅，形神皆滅了。

癩姑等四人，因先前刀劍法寶無功，也未想到妖尸會受重創。大家出手原快，癩姑的屠龍刀尤為神妙迅速；一道紅光，當先而出。

說時遲，那時快！妖尸瞥見敵人突然發難，先猶輕敵，並未逃遁遠避，一意行法。祇將身形飛向一旁，手搯靈訣，往外一揚；滿擬戊土禁制必要發動，誰知黃光一閃之下，仇敵刀光，



已然臨頭。這才覺出不妙，忙施玄功變化逃遁，已自無及。癩姑屠龍刀首先攔腰而過，跟著周、謝、上官三人的飛劍法寶，也急如閃電，互相飛到。除輕雲出手最遲，青索劍祇掃中一點芒尾外，下餘全都奏功。謝琳更是心靈手快，神目如電；瞥見這次妖尸居然受傷，一面欣喜，緊跟著不問能中與否，覷準逃路，又找補了一神雷。

妖尸連受重創之下，身形已被飛劍法寶分裂，當時不及復原；接連兩聲厲嘯，化為幾縷飛煙，投入暗影之中遁去，一閃即隱。

四人見此情形，心氣愈壯，立縱遁光，姑試往妖尸逃路衝去。剛一起飛，猛又覺出天旋地轉，光景越發黑暗。四人不知妖尸經此一敗，越認定仇敵太強，外層五行禁制不能為功。以為適才不該大意，沒看出戊土被人反制，轉中誘敵之計，連受重創，耗傷了不少元氣。如非精於玄功，且遭滅亡，悔恨急怒交加。決計冒險，專施前策，不再發動外層埋伏禁制；便宜四人，省了許多心力。

（易靜等三人，也因此空隙無人阻撓，從容出險；尋到洞中靈祕之地；終於兩下合力，完成大功，不提。）

四人一見又是適才初斬妖尸肉體時景象，方恨先前疏忽，不曾留意觀察，以致方向門戶難於推測。祇率聽妖尸行法，挪移倒轉，無計可施。正戒備間，倏地眼前一亮，毒手摩什的七煞玄陰天羅，又閃動起千萬層烏金雲光，排山倒海，四方八面潮湧而來。

四人覺著，還是煞光妖法厲害，照例不進則退；越怕越緊，難於相持固守。謝琳忙即運用